

水災

水 災

(藝 文)

第一六五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水災

水 災

在高橋鎮上，已經三四天不聽見火車經過時的汽笛聲，和車輪輾過軌道時的隆隆聲了。這是怎樣沈悶的天氣呵，絲絲的細雨，從早飄到夜，又從夜飄到明。天空黑沈沈的，如同潑了一層淡墨，人們幾乎忘了太陽的形狀。那雨雖不是非常急驟的落着，而簷前仍不時有滴搭的聲音；彷彿奏着不調協的噪樂，使人覺得天地間正充塞着非常嚴重的空氣。頭上的天，漸漸的往下墜，似乎

要壓到人們的眉梢上來；便連呼吸也像是不容易呢。又不時聽見隱隱浪濤的澎湃聲，雖是有幾個善於安慰自己的人說『不要緊，這只是遠處松林裏發出來的松濤聲。』當然這種話，有時也有相當的效力，像是一帖麻醉劑，能使人們驚恐的心暫時安定。

一天一天的過去了。雨也是一天一天的落個不住。人們對着這深沈鬱悶的天容，只有繃眉，嘆氣。離鎮市十五里的地方，有一個小村落，名叫忠信村，那村裏有一個農夫王三，每天坐在家門口的草簷下；看着那一片才

抽穗的麥了，被雨泡得，一天一天的黃了下去，非常的着急！

『唉！老天爺！』他訥訥的喊着，這時那簡陋的草房的門口，露出一張黑褐色的小圓臉來，嘴裏正滿塞着鹹水煮山藥蛋，兩頰不住一凸一凹的動着，睜着一對長圓形的大眼，亮晶晶的眼瞳，不住看着正在嘆息的王三喊道『爹爹！』

王三回頭看見那張怪可愛的面孔，嘴角上不由得掛上一些笑容。但是同時他的隱憂，也隨着這個快樂而更明

顯了。他眼前忽然一陣昏暗，在昏暗的影裏，他看見那一片低垂着頭的黃色麥穗，現在都東倒西歪的睡下了。

從那麥田裏，平地湧起一股一股的白浪來，浪中有許多張牙舞爪的惡魔，把稼禾房舍人畜都大口大口的吞下去。不久那水便湧到他坐着的地方，他連忙往屋裏跑，那浪頭也跟着追過來。他眼見得他心愛的黑兒是第一個被惡魔吞下去，他不禁失聲叫道『滾呀！』

正在專心編草鞋的妻，聽了這驚奇的叫聲，嚇得放下手裏的草繩，連忙趕了出來；只見王三直眉瞪眼往前面

望着，她走上前拍了他的肩道：

『唷，黑兒的爹，這是怎麼啦？』這時黑兒也從屋裏跑了出來，手裏還拿着半個山藥蛋，爬到他父親身上道：『爹爹！吃點。』一面說，一面將山藥蛋塞在王三嘴裏。

王三連忙搖頭道：『爹不吃！』黑兒笑嘻嘻的又把山藥蛋放在自己嘴裏去了。這時王三才恢復了知覺。原來剛才那可怕的事情，只是因爲自己心裏憂愁太厲害，所變化出來的幻像呵。

王三怦怦跳動的心，慢慢安定了，放下膝頭上的黑

兒，瞧着天嘆了一口氣道：『這兩只是不停，後河的水，已經快漲平了堤；要是再下個幾天，這個地方就沒有人活的了。』

『我說黑兒的爹！』王三的妻子接着說道：『白發愁也濟不了什麼事，咱們東邊二里多地的柳樹前，不是有一座關帝廟嗎？回頭你帶着黑兒燒上一炷香，虔虔誠誠求求關帝爺，也許這雨就住了。』王三聽了他妻子的話，心想也只好求求菩薩吧，因說道：『還是你說的是，我這幾天都愁糊塗了，什麼法子也想不起來，……好，

我們這就去罷。』黑兒聽見他爹要帶他去燒香，連忙從大木櫃裏，拏出一頂大斗笠來，戴在頭上，同時把褲子捲到大腿根上，赤着一雙肉團團的肥腳，跟着王三去了。

來到關帝廟前，只見那圍牆也被雨水冲得倒在一邊，走到大殿上，見一位紅臉長鬚身披紅袍腰掛大刀的關帝爺，端端正正坐在上面。但是神像上積了一層很厚的黃土。王三用手巾輕輕拂拭了，然後點上香，恭恭敬敬的跪下，叩了三個響頭，嘴裏念念有辭的禱告。黑兒也隨着他爹跪在地上，然而他那一對眼都不住東張西望的閑

看。王三足足禱告了半點鐘，看看香爐裏的香去了一半，這才站了起來，又揖了一揖，慢慢帶着黑兒回去了。

這一天下午，天空雖然沒有太陽，可是西邊的天有些發白，王三心裏更虔信關帝爺有靈了，便暗暗許了一個心願道：『倘使雨能立刻不下了，免去可怕的水災時，我一定要買一份三牲來上供。』他許了願，心裏安定了，愁縐的眉，也漸漸開展了。他在麥地裏，細細看了一遍，雖是麥穗有些澇了，但若能夠立刻晴天，還能有八成的收

穫，所以他高高興興的回到家裏，他的妻子正在作貼餅子；他也在旁邊幫着燒火，一面對黑兒說道：「等到秋天打了好麥子，明年開春，就送你到三家村張先生那裏念書。……我還替你買一件竹布長衫，青布套褲呢？」黑兒嘻嘻的笑道：『不夠！我還要一頂黑呢帽子呢，爹爹！』王三哈哈笑道：『好！好！我再給你買一頂黑呢帽子；只要老天爺保佑我們，就什麼都好了。』

王三夫妻父子們，高高興興的吃過晚飯，便收拾好，大家安心的睡了。

半夜，忽然響起雷來，把王三和他的妻都由甜美的夢裏驚醒；跟着就是一陣傾盆的大雨，澎湃奔騰，好像千軍萬馬衝過似的。王三屋裏的紙窗，已打濕了一大片。

那金蛇一般的電光，不停的向黑暗的天空閃耀，照得雨中的房舍樹木，如同烟霧中的樓閣，王三簡直不能再睡下去了，他焦愁的跳下地來，不住聲的說道：『大慈大悲的關帝爺！救命吧！這雨若是一直下半夜，明天什麼都吹了！……………』

轟隆隆！轟隆隆！……『呵！你聽！黑兒的爹！這是什

麼聲音？』王三的妻打斷了王三的話頭，驚訝的喊着。

王三連忙開了房門，不顧水深雨急，走向前面去看，只見東邊一團一團的黑影子往前滾，但是天色太陰黑，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天邊忽然閃起一道非常光亮的閃電，在那光影下，看見黃色的水，如同撒了韁繩的野馬，往前飛奔。王三不覺失聲大叫道：『天呵！這可罷了，……水災！水災！』他一面叫着，一面飛跑了進來，對他的妻道：『快些把要緊的東西收拾收拾，預備逃命吧！』

他的妻聽了這話，全身都發起抖來，手忙腳亂的打開坑角的木頭箱子，那裏面裝着幾件過冬的棉衣，她摸摸這件，拏拏那件，亂了半天，什麼都沒辦了。王三看了焦急道：『這些棉衣服先莫管，把箱子底下的那包洋錢拏出來吧。』他的妻聽了便真從箱底摸出一個細得非常結實的皮紙包來，那裏面藏着五十塊白亮得耀眼的洋錢，正是王三半生辛苦所得到的報酬。王三把那洋錢藏在腰包裏。

轟隆隆！轟隆隆！又是一陣驚天動地的響聲，在這巨

雷似的響聲過去後，陡然四境非常寂靜，只聽見淅瀝的
雨聲。但是沒有經過五分鐘，便聽見隱隱的喊叫：『救
命呀！救命呀！』的淒厲的聲音，還有女人悲哭，孩子
叫娘的種種悲苦的呼號聲，王三的臉色更加慘白了；不
時探頭向門外看，天空依然是黑漆漆的，四圍充滿了恐
怖，他的妻躲在角落裏，不住的發抖。王三忙從木箱
裏，拏出一件夾衣叫她穿上，同時又把黑兒從夢裏撼
醒，黑兒驀然的坐了起來，不住用手揉那困倦的眼睛，
莫名其妙的看着他的爹媽道：『天還沒亮呢，怎麼就不

睡了？……」

轟隆隆！轟隆隆！又響起來了，黑兒嚇得躲在娘的懷裏，一面低聲叫道：「娘！我怕……怕！」他的娘，也是發抖，滿眼含着驚懼的淚，一聲不響的看着黑兒，忽然她的眼光轉到門後，如同遇了魔似的狂喊道：「不得了！水來了！水來了！」果然聽見骨碌碌，骨碌碌！冒水的聲音，剎那間地上全是水了。黑兒嚇得放聲哭起來，鄰家的黑花狗也直着喉嚨汪汪的叫，王三家後院拴着拉磨的小驢，也鳴鳴的悲嘶，一片喧鬧哭喊的救命聲，真使

人的心膽都驚得碎了。王三一手抱着黑兒一手拉着他的妻，不顧命的向外跑。這時天色已經有些發亮，雨也小些了。但是平地上的水勢，更來得海湧了。王三他們才跑到後土坡上，回頭只見他們的草房已被水吞下去了。而那水勢依然兇猛，平地竟變成白浪黃濤的大海了。

唉！垂着頭的麥穗呀！拉磨的驢子呀！地窖中的山藥蛋呀！和才孵出來的小雞呀！一切都被這可怕的水災毀滅了。人們的生命和幸福，也被他糟蹋完了。王三一面心疼那歷年辛苦所創置的家業，一面又驚恐更大的災難的

來到。唉！如猛獸的白浪，一起一伏的已經奔到土坡邊上來，那裏有躲避的地方呢！王三他們只有看着這絕望的繩子，如同一條毒蛇般，一圈圈的把他們漸漸細緊了。

轟隆隆！轟隆隆！村裏那月最高的土牆又倒了。水已泡過他們的膝頭，王三的妻把黑兒緊緊抱在懷裏，一面淒聲的叫着：『救命呵！救命！』但是關帝爺的耳朵已經塞住了，他再也聽不見這絕望的呼聲。正在這個時候，一個高掀的浪頭，如同一匹白練似的，蓋向土坡上

來。這個浪頭過去後，土坡上已沒有王三他們的踪影了。

那些高掀的浪頭，葬埋了人類的生命和屍骸，可憐從前人民安居樂業的忠信村，現在成了一片白茫茫的大河了。有時上面飄着門板和箱籠，彷彿海上的船兒，在浪頭上流蕩着。

一個星期後忠信村的水漸漸退了，天色也已開晴，久藏在墨雲背後的太陽，格外鮮明的照在這水後狼籍的村落裏，斜睡在地上的房架子，和成堆的稻草，被太陽晒

得冒出白氣。被水泡得黃腫了的人們的屍體，和更龐大可怕的牛馬的屍體，縱橫地上；那土坡上的大松樹旁，正睡着王三的妻和他的愛子黑兒的屍體。只不見王三的踪影。許多着灰色衣服的工兵，擎着鐵鍬鋤耙在忠信村山脚下，刨了一個絕大的土坑，把這些無主的屍骨，兩人抬一個，橫七豎八的埋了下去。

忠信村在被水災後的半個月，在一天早晨，忽見一個農夫，坐在那個土坡上，滿面愁容的流着淚。張村的阿金，從那裏走過看時，認得正是王三。他便站住叫道：

『王三叔！幾時回來的呵？』

王三正在神思迷離時，聽見有人叫他，驀然的一驚，連忙拭乾眼淚向前張望，見是阿金，便道：

『阿金哥？從那裏來呵？』

阿金道：『從張村來找一個相識的朋友，……王三叔！你老爲什麼坐在這裏煩惱！三嬖和黑兒兄弟呢？』

王三聽見阿金問到他的妻和黑兒，正打在他的創痛上，禁不住放聲痛哭起來。阿金見了他這種樣子，心裏就明白他的悲慘遭遇了，也不免嘆了一聲道：『這一次

的水災真夠坑人的呀！』

王三哭過一陣，便擦淚問阿金道：『你們村子裏沒有水嗎？』

阿金道：『怎麼沒有水，只是我們那裏地方高，所以水只有二尺深，只淹了莊稼，倒了幾間土房，幸喜還都沒傷人。王三叔！聽說你們這裏的水竟有一丈來深，是真的嗎？』

『怎麼不真！你看這土坡夠高了吧？我同你三嬸黑兒兄弟都躲在這坡子上，歸結還是被一個浪頭捲了去。我

迷迷昏昏抓住一塊門板，睡在上面由着牠漂去，幾陣浪頭從我身上滾過去，我噙了幾口水，就迷昏過去了。到我醒的時候，也不知怎麼會睡在一塊沙灘上，一個打魚的老頭兒蹲在我的身邊，用手摸我的心窩，我睜開眼時，他便高聲喊道：「大嫂！這個人活了，你快弄點開水來吧！」不久就看見河邊停着的竹篷船裏，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婦人來，她左手提着開壺，右手拿着一隻藍磁飯碗，老頭兒接過碗來，倒了一碗開水給我喝了，我心裏像是清楚些，可是我還不大明白，我怎麼來到

這個地方，我就想問他，可是我一點力氣都沒有，連說話都不能。後來他們又叫來一個三十來歲的年青男人，幫着那老頭把我抬到他們船上，替我換了一身乾淨衣服，又熬了一鍋粥，我一連吃了三大碗，這才有了勁，我就問他們道：「大哥！多謝你救了我的苦命！可是我怎麼到了這裏呀？」

『那老頭道：「今天我們五更天起來，想到下游去撈幾尾大魚，我們的船正走到這地方，就看到上游漂來一塊木板，板上托着一個人，像是睡着了，我便同我的兒子

小二用篙撐住那木板，把你抬下來，放在沙灘上，我摸摸你的四肢都冰冷的，只有心窩頭還有一些熱氣，想是還可救，我們把你倒吊着控盡了水，又讓你睡下了，果然你就像有了活氣……我說大哥！你怎麼掉在河裏的呀！」

『我聽了老頭的話，這才想起村子裏遭了水災的那件事，我一面將我所碰到的傷心事告訴他們，一面自己心裏想着，不知黑兒同他娘的死活，我焦急着想回來看，所以我養了幾天，就回到村裏來。唉！阿金哥！你

看這地方那還有人住？……聽說那個大塚裏埋了五六百的屍首呢。我想黑兒和他娘也在那個塚裏了！可憐剩下我這個孤鬼有什麼活頭呵？房子呢不成房子；田地呢也不成田地。……』

王三越說越傷心，不禁又掉起淚來，阿金也瞧着怪心酸的，由不得也陪着掉淚。後來阿金忽然想出一個法子來，便對王三道：

『王三叔！這是命定不由人，你儘着傷心也濟不了事。剛才我碰到我們村裏的村正，他說政府因為這次的水

災，是由於河身淤泥太多，河堤失修太久，一連下了幾天雨，山上的水沖下來，把堤沖破了，所以才闖了這個大禍。現在政府出了一筆很大的款子，招集村民修築河堤，開濬河身，免得明年夏天再遭殃。王三叔！你現在既沒有事，何不也去應招呢？」

王三聽了這話，沉思了一些時候，才仰天嘆口氣道：『原來因為河身河堤不好，才鬧水災呀！我早知道是這個理，也不白去拜神求佛了。倘使我們這幾個被水災的村子的百姓，都知道這個理，誰不願意早早把河修好呢？』

唉！可憐我們這些傻子，還只怨命！什麼命？全不是由自己嗎？唉！阿金哥！我一輩子就算完了。我不忍心再看見後人同樣的遭殃，讓我把這幾根老骨頭埋在河堤上吧。阿金哥！我們就去吧！』王三說完，不免又對着那萬人塚，灑了幾滴眼淚，然後跟着阿金一同修河去了。

在五個月以後，河工完成了。王三思念忠信村，拏了五個月積蓄下來的辛苦錢，別了阿金，獨自一人，淒淒涼涼回到忠信村裏。他仍在那土坡左近築了一間簡單的草房，四周的空地上，種了些糧食和菜蔬，寂寞的生活

着。他心裏充滿了思妻念子的哀傷，在每天工作完後，就獨自在萬人塚邊繞圈子，第二年的夏天來到時，雖是一連下了幾天雨，然而並沒有水災，村民都幸福的工作着。只有他已無福享受自己創造的命運。在夏天還沒完的時候，他已被沉重的憂傷，銷滅了生命的火焰。他睡在草房的木板上，眼望着樹林外遙遠的萬人塚死去了。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

初版

水災(一冊)

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編著者 廬

隱

校訂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藝學部

出版者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 時

懋華印書局

實驗
用本
翻印
必究

發行者

北平石駟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及河北定縣實驗區發行股

